

欧洲版“超女”故事
《小虎队》作者最新力作!!!

哇噻！Star 我成了明星

[奥] 托马斯·布热齐纳 著

苏蒙 林璐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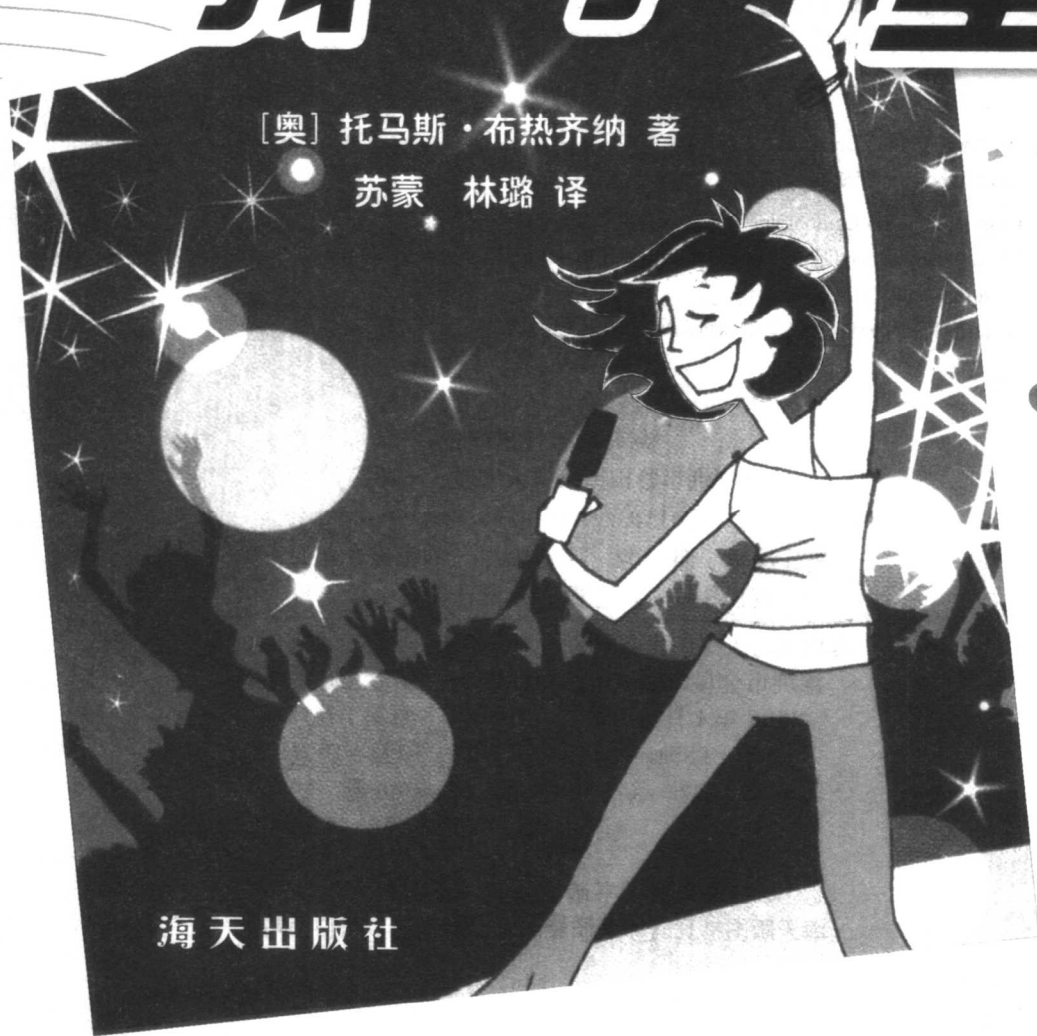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天出版社

哇噻！Star 我成了明星

[奥] 托马斯·布热齐纳 著

苏蒙 林璐 译

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哇噻!我成了明星/(奥)托马斯·布热齐纳著;苏蒙,
林璐译. —深圳:海天出版社, 2006

ISBN 7-80697-677-9

I. 哇... II. ①托...②苏...③林... III. 长篇小说—奥
地利—现代 IV. I52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51163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19-2004-240

Author: Thomas Brezina

Title: Wahnsinn! Ich bin ein Star

Copyright© 2004 Egmont vgs verlagsgesellschaft mbH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
Development GmbH, Germany

本书全球中文简体字版权由深圳海天出版社独家拥有。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)

<http://www.htph.com.cn>

责任编辑:谢芳 丁放鸣 装帧设计:海天龙

责任技编:卢志贵 责任校对:张玫

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:83461000

深圳市金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


开本:889mm×1194mm 1/24 印张:10.75

字数:170千 印数:1-5000册

定价:19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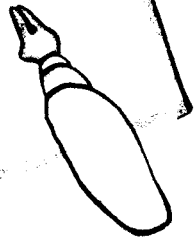
- 第 1 章 她报名了!!! /2
- 第 2 章 数学课结束了，我的生活也结束了 /9
- 第 3 章 “是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” /13
- 第 4 章 哎呀呀！ /19
- 第 5 章 2-1-3 /26
- 第 6 章 围绕工厂的长龙阵 /30
- 第 7 章 这也许是一次违章行为！ /40
- 第 8 章 我当然不看电视节目！ /45
- 第 9 章 不可操之过急！ /49
- 第 10 章 别想把我从这里叫出去 /57
- 第 11 章 不再尴尬！ /64
- 第 12 章 “萨米！萨米，你来一下好吗？” /70
- 第 13 章 唱了那首歌之后 /76
- 第 14 章 “这些破报纸！” /87
- 第 15 章 “不行！” /95
- 第 16 章 我录制自己的光盘 /103
- 第 17 章 你们骂我是歇斯底里的笨蛋好啦！ /111
- 第 18 章 “我是不是错过了你的歌？” /118
- 第 19 章 雷蓓卡现在还是明星 /130
- 第 20 章 “事情并不是它看起来的那个样子！” /137
- 第 21 章 我置身购物天堂了！ /144
- 第 22 章 苏姆跪在我的窗台下往外张望 /152
- 第 23 章 找不到它了！ /162
- 第 24 章 楼梯上下了一阵暴雨 /170
- 第 25 章 贾斯丁一句话也不跟我说了 /178
- 第 26 章 这样的照片对一个明星来说一定再平常不过了！ /187
- 第 27 章 “我将禁止你们……” /196
- 第 28 章 萨米在学校门口 /203
- 第 29 章 我真的一点都不紧张 /213
- 第 30 章 “地理不是你的强项！” /222
- 第 31 章 “卧床休息到星期三，起码！” /226
- 第 32 章 “我简直可以住在这里了！” /234
- 第 33 章 这里真黑！ /240
- 第 34 章 这不可能是真的 /246

萨米笔记本上的记录

(这个笔记本是亨尼送给萨米的)

做下面列的这些事情吧，否则你不会快乐的！

- 购买**红铜色**的染发剂
- 叫雷蓓卡把**数学作业**传真过来
- 向**亨尼**借钱
- 轻拍父亲
- 更新**名字**
- 换新地址
- 给面部**整容**
- **出逃!**
- **隐遁!**
- **人间蒸发!!!!!!!**



第

1

章

她报名了!!!

她真的去报了名!!!!!!!!!!!!!!!!!!!!!!

这个疯子把报名表寄了出去,连同我的名字也写上了。而且我们两个人都被接纳了。这一关我是逃不过啦。

明天就轮到我们了,是四点钟。试唱将在旧工厂区的一个大厅里举行。这地方选得不错。到时候肯定有很多的流行歌手到场,他们声嘶力竭,震耳欲聋的声音会让那里的房屋崩塌的。那些砖砌的旧面包厂房早就该拆了。要是震塌了还省了一笔拆迁费呢。

哈哈,多有意思,萨米啊!

萨米,就是我。刚才那几句玩笑话,本应该能让我的心脏恢复正常的跳动,可这会儿它在我胸口与脑门心子之间忐忑不安。我觉得我背上热血直流。我敢打赌,我的心每跳一次,我的臀部就像狒狒的屁股一样隆起来一次。

有谁能告诉我,那个鲤鱼在那前面没完没了地说些什么?那个鲤鱼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。他得这个名字,全是因为他那突起的眼晴和厚厚的嘴唇。他那副样子很像鲤鱼。他发“null”,“fünf”或“oktogonal”这几个音的时候,嘴巴撅得圆圆的,跟鲤鱼的嘴一模一样(他嘴里常有“oktogonal”这个音,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)。

鲤鱼这会儿双手交叉放在背后，在黑板前面来回踱步，口里毫无声色地讲着X、Y平方之类的东西。如果他平时这么上课，我早就进入了半睡眠状态。可今天我一直都很清醒。这可不是鲤鱼的功劳，而是因为明天我得试唱了。

我当然想成为明星。话说回来，有谁不想呢？我当然想在每一个音像店里看到我的CD。我当然想在所有流行音乐的杂志封面上看到我的笑容。我当然想漫不经心地给人签名。我当然想在“顶尖流行乐坛”登场，演唱我的拿手热门歌曲。我当然想把我的长T恤扔给疯狂拥向我的歌迷们，就像星期天那个刚刚演唱完的英国女歌手一样。她的长T恤下只穿了一件肉色的胸罩。她把衣服一扔，就像没穿衣服一样。

好了，穿长T恤的事就不用说了。我不会穿长T恤的。因为我上身不丰满。穿了长T恤，胸部会显得更扁平。按我的身材，穿宽松一点的衬衫要好一些，衬衫里面穿什么都可以。

不管怎样，我是想变得富有的，而且想拥有带游泳池的别墅，带贴身仆人。可惜要到那一步，我还有些小问题：

第一，我的鼻子是斜的，一个鼻孔比另外那个鼻孔大一点儿。

第二，我的眼睛上面长的不是眉毛，而是一种有毛的皮。那些毛即使用力扯，也扯不掉。

第三，我的头发什么样子都成，唯独不能变成我想要的发式。我的发型是马桶刷子式样的。

第四，我的父亲一点都不老，可他的观点就像拄着拐杖的曾祖父的观点一样。在他眼里，谁要是穿一件V形领的衣服，就如同赤身裸体。我若是成了明星，一定是第一个穿着修女衣服登场的流行歌曲明星。

第五，我的身子有点儿歪。不论我怎么站着，看上去总是斜斜的。

第六，我怯场的时候，就希望附近有厕所。

第七，碰上陌生人问我什么，我的脑子里就突然一片空白，不知道怎么作答。这么说来，我根本不适合让别人采访。

第八，我的签字，就像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写的字一样。

第九，我跳起舞来，像一只喝醉了的母鸡。



第十，唱歌时，我老是闭着眼睛。圣诞节，我在合唱队演出时，从摇晃的脚垫上摔了下来，倒在雷尼的怀里（我一点都没说错，嘻嘻）。

这个单子我还可以继续列下去，我肯定可以列出上百条来。我唯一中意的是我的嗓音。它一点都不难听。我很清楚这一点。我参加学校合唱队毕竟有五年的时间了。我独唱时，罗藤霍斯特太太就笑得很开心。她常对我说：“萨米啊，我要是多有几个像你这样有才能的学生在合唱队就好啦。”

我的头上响起一个声音，它听起来好像是 a、b 或者是平方什么的。我熟悉这个声音。这是在考我。

您说什么？

我惊呆了！鲤鱼正站在我的桌子前，朝下望着我。他那厚嘴唇又做出圆圈的形状。他一定是问了我某个问题。

坐在我后面的杰奎琳在小声地对我说些什么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用眼角看了她一

眼，希望她帮我一下。她就不能说得清楚一点吗？她为什么要告诉我呢？杰奎琳是恨我的！我也不喜欢她。这头留着长鬃发的高傲的山羊，是校长德贝尔曼的侄女。她因此觉得自己了不起。

“是未知数的三次方！”她小声说。

未知数？鲤鱼经常讲未知数，“三次方”听上去也合适。

“我在等待你的回答呢！”鲤鱼说。他的眼球鼓得更大了。眼球会不会掉下来啊？我可不愿意被眼球击中。

萨米！严肃一点！

“是未知数的三次方！”我把杰奎琳说的话重复了一遍。





我周围的几个人哄然大笑。我觉得血直往脑袋上冲。我的脸红得像要爆炸的气球。谁会像我这么笨呢？毫无疑问，杰奎琳绝对说不出什么对的东西来。

“(a+b)的平方是未知数的三次方吗？这是六年级的内容啊！”鲤鱼朝讲台游去了。讲台上摆着他的手提电脑。电脑里面存了所有的成绩。此时，那里面登记了我被提问的事儿。我狠狠地看了杰奎琳一眼。她在那里狞笑。她向坐在她左右的追随者点头，示意他们喝彩。这都是一些小马屁精，她们对杰奎琳阿谀奉承，希望她在她叔叔面前总为她们说好话。真卑鄙。

坐在杰奎琳后面的是雷蓓卡。她蜷缩着身子，双手捂着肚子，好像吃多了辣椒。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。她向我投来同情的微笑。

雷蓓卡是我从幼儿园起最好的朋友。她曾经在沙盘上救了我。当时，坏男孩迪尔克欺负我。他老是用铲子打我的脑袋，用松树叶的针戳我，或者把蚯蚓放进我的毛衣里面。乘格特鲁德阿姨不注意，这个魔鬼就这样干。每当我哭叫，格特鲁德阿姨一跑过来，他就装做很无辜的样子，还说所有的女孩子都爱哭。

“打起精神来！”格特鲁德阿姨事后还对我这样说。我很怕她。在我看来，她是那样的冷漠和残酷，就像童话里白雪公主的后妈。

雷蓓卡整了迪尔克一顿。是他活该。雷蓓卡在他的巧克力奶油里撒了尿（这里我就不描述她是怎么撒的了），等他用勺子吃完之后，才把真相告诉他。他跑去向格特鲁德阿姨告状。这一回，即使格特鲁德阿姨喜欢他，也没有相信他。他那张豌豆色的脸无法证

明自己说的话是真的。我敢说，直到今天，迪尔克见了巧克力奶油都会觉得恶心。不恶心才怪呢。

哈！他活该。这是给他的一个教训。不管怎样，我不会忘记雷蓓卡的这一壮举。这种事情永世难忘。

尽管如此，雷蓓卡不应该就这么给我报了名啊。她应该事先问我一下。我们只是填了一下表。她为什么就帮我把表格寄了出去呢？她从哪儿弄来一盘有我声音的磁带呢？

可能是搞错了。今天铃声响了一分钟后，雷蓓卡才进教室。她气喘吁吁地给我扔来一张打印好了的伊妹儿说：“你看吧，大好消息！”看了伊妹儿，我真惊呆了。我的心脏至少停跳了三次。不会是雷蓓卡假装的吧，跟我开开玩笑？

那张纸被折了三折，放在了我的数学作业本底下。我眼睛盯着鲤鱼，小心翼翼地把纸条抽出来。我不想再让鲤鱼生气了。好在他又忙着在黑板上去写字母和数字了。谁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东西？



发件人：good news@starmaker.de

收件人：Warrior Princess

主题：你好，斯玛拉格达！

心脏停止跳动！不，伊妹儿里面没有写心脏停止跳动。是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，因为我在纸上看到了我的真实名字。这个疯子，她写上了我的真实姓名，斯玛拉格达！我父母若是叫我这个名字，我决不会原谅他们。

我紧张地看到伊妹儿里有下面这段文字：

斯玛拉格达，你好！

祝贺你！你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了。我们“星工场”想认识你。

见面时间与地点：九月十五日，星期六六点钟，于旧面包厂
留意“星工场”的标志。

对你有什么要求呢？你有机会展示你的才能。试唱你最喜欢的歌曲。保持你自己的风格。我们不会吃你的！

再见！

“星工场”团队启

附：你在表上没有写出你的年龄。如果你不满十六岁，我们需要你的教育部门出具证明，以便你以后在电视节目里出场时有用。

谢谢你，“Warrior Princess”这个假名说明全是雷蓓卡策划的。她没有办不成的事。她妈妈是学校家长委员会的。她是很多协会的主席，从业余艺术家协会到“我们热爱祖母”协会。她妈妈支持女儿参加所有的活动。

如果我父亲知道我申请了“星工场”的活动，他最多说一句：“忘了它吧，萨米！”

我会忘了它的。“星工场”的人从来就没有我的伊妹儿地址，他们是从雷蓓卡那里得到的信息。他们既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，也不知道我的通信地址。

莫非他们已经有了我的电话号码和通信地址？是雷蓓卡给他们的？

如果是这样，而我又不去，那么，我就缺席了。肯定其他人会把旧面包厂围个里三层外三层，等候一个机会，去唱上一曲。人人都想进这个节目。人人都想得名次，当明星。即使是杰奎琳，她也想当明星，虽然她已经宣布她不参加竞赛了。她曾用手把披肩鬃发往后一甩说：“这种比赛全是假的，谁都知道啦。我就不参加。”

我又呆呆地看着手中的伊妹儿。它能顷刻间变成灰尘，随风刮走吗？我刚才是不是做了一个噩梦，现在醒来了？

那张纸像变魔术一样，从我的手指里消失了。哇，这不是魔术。那张纸的硬边把我的手都划破了。

鲤鱼的脸又在我的头上晃动。他的鱼鳍下面夹着那张纸条。他那金鱼眼睛扫了扫纸条上的几行字，他大声地读了起来。我后面的杰奎琳爆发出一阵大笑。我不用转过身去，

就看见她把头转到了后面。她的长髻发像瀑布一样垂到椅子的靠背上。

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我明天要做什么事了。星期一，所有的人都会问我情况怎么样。我要对所有的人说，我没有去参加试唱，因为我要上厕所。所有的人都会笑话我，尤其是杰奎琳。

这一切，比噩梦还糟糕！它将没有醒来的时刻。

碎纸片从我头上飘了下来。鲤鱼把伊妹儿撕烂了。

“星期一我要找你的家长谈话。”他咕咚了几下，游走了。

你想想，事情搞不成，还节外生枝！



第 **2** 章

数学课结束了，我的生活也结束了

我从厕所里出来的时候，下课铃响了。卡平戈尔先生（是鲤鱼的真实姓名）当然不相信纸条上的内容。也许是我的表情太苦闷，他有点儿同情我了。

他从教室里出来，向我走来。他用一副责备的神情喊我：“米勒，米勒，米勒！”

这就是我为什么成不了明星的第十一条理由。用这样的姓，是成不了流行歌曲歌星的。

“米勒！你要加油，否则，你的成绩不乐观！”

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但是数学，还有其他科目，也成问题。

“你的成绩在假期过后有长进，现在又退回去了。你还是属于中等偏上的。”

他又在说什么？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请别这么讲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只见他那张鲤鱼嘴还在一张一合的，接着，他往教师办公室方向游去了。他是不是在那里把苍蝇当快餐吃啊？

“萨米！”她从来都不正儿八经地叫我的名字，那喊声像战斗前的吼叫。雷蓓卡伸开

双臂向我冲来。她一定是听到了什么消息！我现在要告诉她，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。

“你听着，不要自作主张！想必是你昏头撞到牲口棚上去了。你想瞎来，是你自己的事，别把我扯到里面去，明白吗？”

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很想把上面的话劈头盖脸地说给雷蓓卡听，可是我欲言又止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她就说出了半本电话号码。每一句话，她都配有夸张的手势。即使有人从我们身边走过，她也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。

“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有好几千人报名，而我们被录取了！”她兴高采烈地说，“难道我们就不能在那里击败别的选手？如果我们上场，其他人就可能要收拾东西走人了。”

我一生当中也应该像雷蓓卡这样，自信一次。

“你是有真本事的，但是，别人得促使你获得这个幸运的机会。我妈妈也说过这样的话，所以，我就给你填了表，而且寄了出去。”

“但是那录音磁带是哪里弄来的呢？”

“那是我们两人唱歌的时候，我录下的。假期里，你在我家睡过。你不记得了？”

“我不去参加比赛！”

雷蓓卡长嘘了一口气——这是少有的机会。我利用了她片刻停顿的时间，说出了上面那句话。其实我本可以少说几句。雷蓓卡根本不听我说什么。她一个劲地发表意见，我说什么，都等于白说。

“我们今天得把最酷的装束挑出来，去翻几本杂志。我们肯定可以在那上面找到美佳的发式和美佳的化妆品。”雷蓓卡把齐肩长的头发高高地扎了起来，发尖向四周散开，像孔雀开屏似的。她在发髻里面插了几根筷子。这是我们上次在中餐馆吃饭时弄来的。她抽出筷子，甩了甩深色蓬乱的头发。

杰奎琳在我们身边出现了。跟平时一样，她后面跟的是一帮拍马屁的人，尼可勒、特蕾莎和卡拉。杰奎琳到哪里，她们就跟着她到哪里，就像她每天早上洗澡可能用的香水一样。杰奎琳总是吹嘘，那香水是高年级的一个男生在情人节的时候送给她的。

“这是日本设计师的新作！”她得意地跟我们说过。

“那设计师是怎么称呼自己的香水的啊？是鼬的分泌物？”是加拿大臭鼬吧！有时候我挺有想象力的。



雷蓓卡刚刚吃了一口樱桃，她差一点笑得卡了喉咙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杰奎琳对我的俏皮话不感兴趣。

我喜欢香水，家里有一大把试用的小瓶香水。只是我不喜欢杰奎琳的香水味。每当我闻到这气味，鼻子就不通了，没法呼吸，另外，这气味直冲我的脑门，像油腻的东西一样，粘在那里不动了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在电视里看到你呀？”杰奎琳假惺惺地问。她眼睛瞟了一下忠于她的喽啰们。她接着说，“我们还想笑一笑呢。”

我的嘴张开了，我的脑子里有上千种回答。可惜这些回答跑得太快了，我没有答上来。我只听到自己说：“别烦我了！”

真可悲啊。

杰奎琳的右边嘴角很讽刺地往上动了动。

“你歇一下吧，杰奎琳，”雷蓓卡很讨厌她，“你想参加，可你还没有勇气呢。”

杰奎琳“呸”地回答，好像这种说法很可笑。她一生中还没有遭遇过。“我只是不想当傻子！”

“不必要了，你已经是傻子啦！”雷蓓卡笑对她说。

我就是喜欢雷蓓卡这股劲儿。我为什么就不能像她一样，对答如流呢？杰奎琳一副自负的表情，仿佛在说：“你们真是没教养的家伙。”她像旋风一样走开了。她的那些追随者像小鹅跟大鹅一样走了（就像我们不久前在生物课上看到的录像一样）。

“我不去试唱！”我摇着雷蓓卡的手臂又说。这一回她把我的话当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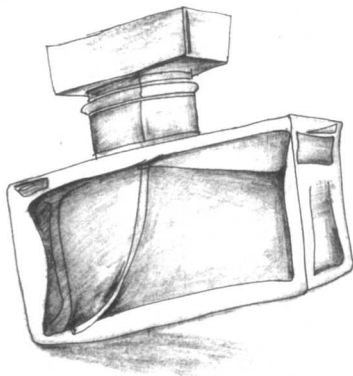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肯定要去啦！”

“不去！”

“反对也没有用。你得去。”

“这个试唱就上电视吗？”我想知道。

雷蓓卡用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：“不，不上电视。但是，你肯定会上电视的。如果



不成功，我们就回家。星期一我们就说我们对上电视不感兴趣。”

这听起来还让人安心一点。

“我父亲是绝不会让我做这种事情的！”我突然想起来说。

这当然说服不了雷蓓卡。她说：“这只是一场预赛。谁也不知道结果。同不同意你去，由我说了算。”

我仍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雷蓓卡。

“我从来还没有给你出过坏主意吧？”她不客气地问，并且期待我的肯定回答。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她又说开了。

“绝不会有什么失败的。你放轻松一点，萨米。能参加预赛就是最重要的。”因为我一直没有自信地看着她，她便挽住了我的手。我们沿着学校的走廊漫步。

“你就这么唱，别的不用担心。你站在那里，想象其他人是你合唱队的成员。这就够了。”

真是这样吗？

也许雷蓓卡说的有道理。父亲也曾经说过，人在生活中常常要克服困难，从自己的影子里跳出来，战胜自己内心的杂念。

学校的走廊对于杰奎琳来说，好像是时装模特走的高台。她在这里踩着猫步走来走去，追踪那些男孩子。她的目光首先集中在高年级的男孩子身上，特别是那个雷尼。她这会儿走回来了，又朝我们走来。我靠到墙上。双手随意地交叉放在胸前。背面有靠，心里踏实。

“我们决定明天来给你加油，”杰奎琳说，“是什么时候？是四点钟在旧面包厂里吗？我们到那里去！”她的三个忠实走狗一本正经地点头。

要命。一小时内，我的心脏几乎第三次停止了跳动。

第

3

章

“是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我肯定无数次地说过这句话。我也因此得到过前所未有的提醒。

“是啊，那又怎么样？”

杰奎琳和她的那帮小鸡崽们明天会到场。中间大休息时，雷蓓卡和我上了因特网。我们浏览了“星工场”的网页，那里没有提到试唱时有关观众的消息。这就意味着，杰奎琳必须在外边守候，像守候在屠夫那里的狗一样。只可惜她既没有颈圈又没有绳子，我没法把她系在钩子上。

“是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这句话用来唱流行歌曲真的挺不错。

“是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这么说来，杰奎琳就无从知道，我比赛时唱什么歌了。即便是我的牛仔裤崩了，T恤衫破了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只有“星工场”的人在场。他们有义务保持沉默，就像听人忏悔的医生和牧师一样。

但愿如此。不过我可以打听一下。在我开口之前，了解一下情况。

